



买书人:诗神一笑 买书表情:赚到

在南京逛书店,赚到一场群口相声

去南京公干四天,逛书店是必修科目。一号线,珠江路,轻车熟路,南京旧书店的分布图早已融进血液里,仿佛闭上眼睛,仅凭无声的书香指引,就能摸进那些毫不起眼的门面。

品雨斋还是那么逼仄,店门隐秘,一不小心就会错过。这家书店的特点是大部头多,折扣力度大,毫不逊于电商。但是对于一个旅客来说,大部头绝非好选择。轻便是第一要素。书要薄,要轻,要老,要稀少,贵一点无妨。然而这样的书绝不会出现在品雨斋的书架上,包括专放旧书的阁楼。你对着那些花花绿绿的书脊,连抽出来翻到版权页的兴致都没有。

唯楚在汉口路,是家好书店。但请记住一点:如果没有一个资深老司机带路,再好的书店也不会对你敞开心扉。你可以在老板脸上找到礼节性的笑容,但绝对拿不到仓库的钥匙。《听涛室人物谭》成为此次唯楚之行的唯一纪念品。而两年前的夏天,我的收货是满满一书包。

吃了碗鸡杂面,可口得热泪盈眶。如果说这

次买书经历有什么值得回味的事,必然首推这一碗面。学人旧书店就在面馆边上,店里三个南京大叔正在互相调侃打趣,不亦乐乎。南京话的发音本身就透着一股油腔滑调,听起来别有谐趣。我默默享受着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,以致于忘了挑书。对于书的蹩脚和草率我不愿着墨太多,又不忍白白听一场南京群口,最后买了本《曹雪芹墓石论争集》,当作门票钱。

这样的收成毕竟太过寒酸。心有不甘,第三天下午坐三号线,去太平南路的古籍书店。进店门已近五点半,而打烊的时间是六点。匆匆浏览一遍,看中一套《知堂遗存》。此书当年100元就可以拿下,总想着机会还多,不急着手。一晃多年,竟成了走俏之物。架子上的这部书,函套磨损严重,显眼处粗暴地标着380元的价格。既来之,则买之,总不能路上花费一小时,逛只逛十分钟,最后还空着手灰溜溜地折回酒店。同时看中的还有一套《百家词》,两巨册,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,打算次日再来细看。

在南京最后一天,上午九点半就跑去古籍书店,原计划是买下那套《百家词》。偶然看到二楼有家店中店,牌匾上写着“耕砚斋”,架上满满堆着线装书。负责人姓林,没聊几句就引为知音,递上了名片。谈到了古书的行情,电商对实体店的冲击。多数时候都是他在滔滔不绝,我的心思都在书架上,偶尔回应一句,引导他的谈兴。看中了两种书目,说是书店自留的工具书,概不外卖。又问有没有苏州人的小集子,答曰没有,不过卖掉过不少,都是库存的,全新的,廉价的。问他库存还有么? 答曰还有很多,就是不卖。好不容易在深锁的书橱里看到一套油印的昆剧唱本,让他拿出来看看,是苏州戏曲研究室1984年印的“传统昆剧演唱珍本汇编”,共印了三种,分别是《浣纱记》《一捧雪》和《风筝误》,每种三册,标价100元一册。本来要900元,就算我800元。书很好,价不低,既然有缘相识,花点钱又何妨? 估摸着四天来陆续所获,勉强可把背包装满,《百家词》那样的庞然大物就只能放弃了。



买书人:夏丽柠 买书表情:怀念

去医院打针,买本书看就忘了疼

少年时,最常去两个地方:医院和书店。

我从小体弱,是医院的常客。谁知,医院旁边有家新华书店。我是天生的爱哭鬼,我爸却是难得的智多星。打针之前,他先领我去书店买支铅笔糖,揣在我兜里。铅笔糖细长,粉白相间,用花花的玻璃纸卷着,两头儿各系一条黄丝带。

冰凉的针头点到皮肤时,我就使劲儿地抓一下铅笔糖,好像它能赐予我力量。人小鬼大很好玩,总觉得外界有神力可借。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也不怎么稀奇嘛,我认真训练的话,估计能会七十三变。这样小小的梦,好像每天都在绽放,人也快乐得要命。

上学以后,再去打针时,我就移情别恋了。不再青睐铅笔糖,而是爱上童话书。明明手里拿着铅笔糖,却不错眼珠地盯着书店深处。爸爸看懂了。我拥有了一本色彩斑斓的《白雪公主》。我的梦从糖甜游向了墨香。这下可坏了,从那时

起,我竟然认为买书能抵抗疼痛。慢慢长大了,才知道读书还能治愈寂寞和孤独,还能令人变得勇敢和谦恭。书读多了,好像人也法力无边了。

关于书店的记忆,一幕一幕,都是爸爸和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没有那么多娱乐场所。每周去逛书店便是一家老小的终极娱乐。不能总买,就贴着玻璃柜台看,口水也不知道打湿了多少遍柜台。每次期末考试为之奋斗的都是一套书。感谢老爸,居然在某次大考之后,奖励给我一套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。用优异成绩换取自由阅读,值了。

说是逛书店,也就是闹市区有那么一家,挤在货摊与百货公司之间。至今,我还记得那举在高处的红字:新华书店。每次去公交车站时路过,仰头读一遍,心就安了。我爸爱买字典,大小大小,薄薄厚厚。他说那是科学的缩影,又或知识的起源。

我到北京工作以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美

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买了一本《英语双解词典》。后来,我爸来北京看我,第一件事也是去逛了一趟三联书店。父女同心不敢说,但对书店的热爱却是代代相承的。

出差旅行,遇见书店从不错过。在台北,小伙伴们差点在诚品书店挂出寻人启事,因为我躲在一个角落,如痴如醉地读一本书,把时间忘了。可我不及我爸荒唐,他当年用一个月的工资,买了一套《世界语进阶手册》。我妈黑着脸给一家人吃了一个月清水白菜。我爸呢,根本不看老婆的脸,只顾乐呵呵地摸索他的“手册”!

如今,人们都习惯通过电商买书。可我仍然迷恋书店,迷恋那一屋子的墨香,迷恋墨香里裹过的糖甜。夜凉如水时,爱做梦,爸爸喊我:走,逛书店去! 我迅速跳上自行车后座,将脸贴着他温热的脊梁,车轮碾过吱呀乱唱的石子,一对父女,逛书店去了……



买书人:绿如蓝 买书表情:痴狂

爱薛涛,就把与她有关联的人的书全买来

读了几十年书,我不算是一个很好的读书人,或者说,不是一个很专一地去读专业书的人,而是只凭感觉、凭兴趣去畅游书海或者报刊,这也许跟我的记者职业——倡导做一个杂家有关。但是,有一件事情觉得很佩服自己,就是因为专心读书,写出一本书。

那是2005年的一个秋夜吧,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唐代女诗人薛涛的文章,这是一篇有着上万字的论述文,观点清奇,文采斐丽,把薛涛的人生写得轰轰烈烈,把她的情感写得千回百转,读得惊艳,因此而沉迷。于是,我每天潜心去挖掘有关薛涛的生平和文章,哪怕一小

段文字也舍不得轻易放过。网上凡是可以搜到的书都买来,又去图书馆借书查资料,去新华书店购买了有关唐朝诗人的诗集,一切有关联的人,比如为薛涛写出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等名句的唐代大诗人元稹,以及与元稹齐名的诗人白居易的诗集、文集、传记。其中有《薛涛诗(全集)》《元稹集(全二册)》《元稹全传》《白居易诗选》《唐人传奇选译》等,甚至连旧唐史和新唐史中的有关内容,我都翻出来复印了。

那时候,我们国产的古装电视剧刚刚进入初级阶段,许多电视剧粗制滥造的程度,令人恨

意频生。主要原因就是优秀的电视剧本很匮乏。我看了那么多的资料,薛涛与元稹的形象几乎栩栩如生。于是我顿生自己动手写电视剧本的念头。大约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读史看资料,又花了一年多时间写出了《薛涛》20集电视剧剧本。当然,电视剧本由于虚构居多、没有时间和精力修改等多种原因最终没有投拍。然而,这件事让我受益匪浅。书是一个人的陪伴和知己,也是一味良好的解药,特别是在孤单落寞的时分,买书看书是一件快乐而有益的事,而写字,更是一件考验自己耐心、颠覆自己生活方式的身体力行。



买书人:小贝他爸 买书表情:惊喜

淘书之乐,因为常常有“小确幸”

淘书之乐往往在于“不经意间有所得”。譬如我手上的这本小书《白居易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”1978年一版一印),因为有了作者的签名,变得意义不同。

这本书是在杭城一家旧书店淘到的。因喜爱中国古典文学,当时随意从架上取下此书,翻开扉页,赫然写着:“赠给向青同志,友琴1978.7.9”。我隐约记得“友琴”好像是家中所藏的《长短集》的作者,于是,趁老板不注意,赶紧将书塞入怀中。当时买了27册书,一共才花了70元,这本书差不多才花了两元多钱吧。

经查,“友琴”果然就是陈友琴。陈友琴

(1902——1996)安徽南陵人,1923年肄业与上海沪江大学文学系。他与杭州是颇有渊源的。曾在杭州之江大学做过国文讲师,当过临安杭州幼师的副校长,还曾经担任过杭州《东南日报》的副刊编辑。《东南日报》前身是《杭州民国日报》(1927年3月创刊),1934年6月16日改名《东南日报》,行销浙江、苏南、闽北、皖南、赣东等地区,一度影响较大,1949年4月停刊。有副刊“沙发”“长春”“大都会”和体育版。

那么,本书赠赠的对象“向青同志”又是谁呢? 查网络,“向青同志”应该就是唐向青(1915—1994),曾任杭州市文化局局长、浙江省

作协副主席、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职。他笔名凌青,浙江兰溪人。193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。

这两位作家的名字,现在恐怕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。

从落款的时间来看,彼时陈友琴已经是77岁的老人了,唐向青也已经64岁。文人同好间相互赠书是一种风尚,迄今如此。赠书体现了他们间的友谊。今写此文,除了表达我自己心中的那点“小确幸”外(两元多钱买到了起码价值二三十元的书),也是对两位已故作家的小小纪念!



读到好书想跟大家分享? 读到烂书忍不住想要吐槽? 看到好玩的段子希望别人跟你一起笑? 遇到经典段落想要摘抄成读书笔记? 在网站买书占到便宜? 买到本烂书气得要跳脚? ……欢迎大家分享各种各样的书评和买书故事,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:

- 1.投稿邮箱:clife2014@qq.com,投稿时请注明地址电话真实姓名等,以便于开稿费。
- 2.关注“深夜读书馆”微信公众号,回复“买书去+你的买书故事”。
- 3.加入深夜读书馆QQ群(群号517943884),结交更多书虫。